

## 第九十三章 那又如何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灰蒙蒙的天，昏沉沉的宮，東方的朝陽初躍出地平線不久，還沒有來得及將溫暖的光芒灑遍整個慶國的土地，卻已經被那一團不知何時生起、何處而來的烏雲吞噬了進去，紅光頓顯清漫黯淡，天色愈發的暗了。

後宮裏，晨起洗沐的宮女開始燒水，雜役太監開始拿著比自己人還要高的竹掃帚打掃地麵的灰塵，沒有人知道皇城前殿正在發生什麼，隻是如同民間的百姓們一樣，日複一日地重複著自己的使命與生活。那些貴人們也不例外，雖然這些天京都的異狀，隱隱約約傳入了她們的耳朵之中，然而那件事情隻局限於慶國極有限的人知道，所以人們並不清楚發生了什麼。

在園門處，遠遠望著禦書房的那幾位大人物，自然是清楚此事的人們之一，然而他們的眼窩深陷，麵容肅靜，就像是泥胎木雕一般木訥，沒有絲毫的反應。

陳老院長已經進入禦書房很久了，然而卻一直沒有什麼動靜出現，由於眾人隔的遠，所以並沒有聽到陛下那一聲難得的憤怒的吼聲。這些人中，葉重和姚太監或許有這種實力，然而他們卻不會愚蠢的凝聚功力，去偷聽禦書房內的聲音。關於那些事情，能少聽到一些，就好一些。

陳萍萍想聽，想聽一個原因，一個解釋，所以他回到了京都，冷漠地坐在黑色的輪椅上，靜靜地看著自己侍候了數十年的主子，慶國的皇帝陛下，想從他的嘴裏，聽到當年的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
人之將死，所執著的，不外乎是人生曆程當中最憤怒，最不可解的那些迷團。

然而慶帝沒有回答，他隻是靜靜地看著陳萍萍。自從聽到陳萍萍的那句話後，他就一直保持著站立地姿式，冷漠而微謔地看著對方，一直看了許久許久。

他的眼瞳裏的利芒漸漸化成一絲淡淡的嘲諷，還有諸多的大不解。他地眼角微微眯了起來。就像是一隻雄獅。看著自己地國度上麵經過的一隻遊魅，在徒勞地拔動著實體的樹丫，向自己宣告著什麼。

慶帝奇怪的笑了起來，微微偏頭，雙唇抵的極緊。看著陳萍萍淡淡說道：“竟然...居然...是因為這些，因為這些！”

皇帝陛下地心中有大不解，想不通，他看著陳萍萍，就像看著一個怪物，默然許久後，搖頭歎息無語，直到此時。他才終於明白，這條自幼年時跟隨自己的老黑狗。為什麼會背叛自己，為什麼會不惜一死。也要回京來質問自己。

當年那些夥伴對於那個女子的喜愛。慶帝是很清楚的，然而他再怎樣想。也不可能想到，陳萍萍，竟然會因為一個死去了多年的女子，而生起了強烈的複仇\*\*，站在了自己的對立麵。他坐回了軟榻之上，沉默許久，雙手扶在膝上。

陳萍萍的雙手扶在黑色輪椅地扶手上，沉默而冷漠地看著他，一言不發，隻是等著那個答案。

慶帝的麵色有些微微發白，許久之後，他輕聲說道：“為了她...你竟然背叛...朕？”

這句話裏所蘊藏地意味很悵然，很悲哀，還有一種發自內心最深處的憤怒與煩躁。

“我隻是想知道為什麼。”陳萍萍歎息著說道：“我這一生，再也未有見過像她那樣地女子，不，應該是再也未有見過像她那樣地人，她像一個仙女一樣降落到這片凡塵之中，拚盡自己的全力，改變她所應該改變地，拯救她所認為應該拯救的。她幫助了你，打救了我，挽救了慶國，美好了天下...而你，卻生生的毀了她。”

這句話的語音裏沒有驚歎號，沒有憤怒，隻是一股子蒼桑與悲傷。

慶帝沉默許久，手掌緩緩地在膝頭摩娑著，這一世從來沒有人當麵問過他這個問題，更準確地說，根本沒有人敢問他這個問題，也沒有幾個人知道這個問題，但凡知道這個問題的人，如今都已經成了黃土裏的一縷遊魂。

當年最親近的幾位夥伴，沒有任何人知道此事。

“我沒有殺她。”慶帝的眼睛眯了起來，對著麵前這條老黑狗，他本來不需要解釋什麼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他的內心最深處，有一絲隱痛，一絲被他強行抑止了二十多年的隱痛，就這樣緩緩地滲透了出來，占據了他的身心，想讓這位世上最強大的男人解釋一些什麼。

也許是解釋給陳萍萍聽，也許是解釋給後宮小樓那幅畫像中的黃衫女子聽，也許...皇帝陛下隻是想解釋給自己聽。

“我沒有殺她。”皇帝陛下的聲音提高了一些，語氣堅定了一些，口氣冷漠了一些，再次重複了一句，對著陳萍萍眯著眼睛說道。

“您沒有殺她？”陳萍萍眼角的皺紋深到快要遮住他的雙眼，他有些疲憊地抬起頭來，看著皇帝陛下，用一種冷漠到了極點的笑聲問道：“那她是怎麼死的？”

“不要說什麼西征未歸，不要說什麼王公貴族叛亂，不要說什麼天命所指，恰在那時，我，範建，五竹，葉重...所有的人都恰好不在京都，恰好她又剛剛生下孩子，是在最虛弱的時候！”陳萍萍的眼光就像兩把刀子一樣刺向皇帝的麵容，寒沁沁說道：“陛下以孝治天下，最好還是不要把這些罪孽都推到太後娘娘的身上，皇後那個蠢貨以及她的家族已經替您背了二十年的黑鍋，難道您又想讓您自己的親生母親接著去背？”

“西征草原，是你的旨意！範建當時隻是太常寺司庫兼戶部員外郎，負責一應軍需供應，他為什麼也被你調到王帳隨軍？”陳萍萍的眼睛眯的極緊，無數的寒意從那些稀疏而蒼老的眼睫毛裏往外滲去，“軍需後勤，按我們當年的手法，一向是交給範建全權處理，我大慶鐵騎外伐之時。他慣常都是留在京中處理一切，為什麼那次你非要讓範建跟著你投身西征軍中？”

“你在怕什麼？你怕範建留在京中，他手下秘密訓練出來的虎衛，會壞了秦業的大事？”

陳萍萍地唇角泛起一絲冷笑：“是啊，又提到秦家這位老爺子了。誰能想的到。這位三朝元老，原來才是當初陛下您留在京都的殺招...時任京都守備師的葉重也被急召入了定州，整個京都，都在秦家的控制之下，就算皇後想造反。想攻入太平別院，可是秦業若不點頭，誰能做到這一點？”

“三年前京都謀叛，秦業跳出來地時候，陛下您是不是很高興，終於有機會，有借口，可以把當初唯一知道您在太平別院血案裏所扮演角色地人除掉。殺人滅口？”陳萍萍對著慶帝冷冷說道：“當然，您是不屑殺人滅口的。就算秦家說什麼，您也不會在乎。然而範閑終究長大了。你不得不接受，你和她兒子。是你所有子息當中最成材的一個人，相處的愈久，你愈看重範閑，你也就愈不願意讓他知道他地親生母親是死在你的手上，所以秦業...他不死怎麼行？”

陳萍萍微尖微沙的聲音在禦書房裏不停地響起，慶帝沒有說話，隻是冷漠而冷靜地聽著，聽著這些字字句句，他的表情略微有些怪異，似乎有淡淡悲哀，但似乎又有淡淡的解脫。

“說回二十二年前的太平別院。”陳萍萍說的有些太急，這些話大概是這位老跛子在暗中隱忍了數十年的話語和推斷，此時終於有機會在皇帝陛下地麵前一吐而盡，他大聲的咳嗽了起來，咳地麵上生起兩團不健康的紅暈。

許久之後他才平息了下來，歎息著說道：“再說說我吧，當時既然你已經決定向太平別院動手，當然不會允許我還留在京都，所以整個北方地防線忽然靠急，不時有風聲傳來，北方那個國度即將全力南攻。我身為監察院院長，首謀軍事，陛下您又忙於西征之事，我隻好代聖駕北狩，親身前去擦探情況。”

“如今想來，能讓整個軍方系統都配合此次演出，甚至還能調動異國地力量，除了陛下您的意旨之外，有誰能夠做到？”陳萍萍地眼睛眯了起來，說道：“然而我的心裏一直有個疑問，能讓當年那個初初新立的北齊朝配合陛下的心意，莫非您與苦荷那個死光頭暗中有勾結？”

“當然，苦荷已經死了，我也沒處去問人去。”陳萍萍搖了搖頭。

“朕沒有找苦荷。”陳萍萍的指控到了此時，慶帝終於冷漠地開口，說出了第一句話，“朕不需要找任何人，也沒有找任何人。”

陳萍萍用一種憐憫而不屑的目光看著他，說道：“最後說到五竹，他是最不可能離開她身邊的人，而他當時卻偏偏離開了京都。毫無疑問，這是我這些年來最想不明白的事情，隻要五竹在她身邊，這個天下無論是誰，隻怕都很難把她殺死。”

慶帝的眉梢微微跳動一下，卻依舊保持著沉默。

“陛下，我對您一直有猜忌，我甚至對範建也一直在猜忌，我始終不知道，當初的這幾個夥伴裏，究竟是誰做的這件事情。”陳萍萍的唇角耷拉著，緩聲說道：“然而直到很多年以後，五竹告訴我，他在範府外麵的小巷子裏，遇到了一個人，他殺了那個人，而且自己也受了重傷，我才想明白了一件事情。”

“這個世上能夠傷到五竹的人太少，除了四位大宗師之外。”陳萍萍平靜地說道：“所以我判定，神廟又有使者來到了人間。”“既然神廟中人能夠在那個時刻來，那麼二十二年前，他們也能來人。你我都清楚，隻有神廟來人，才能讓五竹如此警惕，甚至會離開她的身邊，務求要讓神廟來人不靠近她。”

“神廟來人在範府外麵攤上的那次刺殺，針對的是範閑，傷害的卻是五竹，那是因為陛下您一直想知道五竹究竟在哪裏。”陳萍萍說道：“而第一次神廟來人的出現，針對的是她，調走的卻依然是五竹。”

“五竹似乎就是一麵牆，一麵隻有神廟才能撼動以及調動的牆。”陳萍萍忽然笑了起來。說道：“雖然隻有兩次，但兩次都太巧了，都出現在陛下您有動機地時節。”

“陛下，我知道你一直忌憚老五。”陳萍萍的眼瞳顯得淡漠起來，靜靜地望著慶帝說道：“從範閑入京之後。你就一直想知道五竹的真實下落。好在...範閑他一直連我都瞞著，所以陛下您自然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為什麼這麼忌憚老五？”陳萍萍的唇角微翹，嘲諷笑了起來，“你怕老五知道當年的事情，拿著那把鐵釵就殺到皇宮裏來殺你？你身為九五至尊。難道還是依然有害怕地人？”

皇帝陛下忽然笑了起來，搖頭說道：“不，隻是像老五這樣地人，不應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，自何處來便歸何處去。你或許還不知道，當初安之在澹州的時候，朕就請流雲世叔去看過老五一次，隻要老五還沒有完全醒過來。他對朕，便沒有任何威脅。”

“這是你一慣以來的看法。像大宗師這種怪物，本來就不應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。”陳萍萍冷漠說道：“所以我很好奇。那為什麼你還活著。不去自殺算了？”

這句話很惡毒，然而皇帝的麵色沒有絲毫顫動。或許那種情緒正在他的內心醞釀，然而此時卻依然沒有爆發出來。

陳萍萍沒有絲毫怯色，依舊冷漠說道：“當年你調走了我們所有地人，又挑得皇後那個蠢貨發瘋，再讓秦業在一旁注視操控，太平別院的血案就此發生，這看上去雖然簡單，但實際上卻是無比困難，當中的環節隻要一處出問題，她...或許依舊不會死。”

“一個簡單而強大到沒有缺點的謀劃，這個世界上大概也隻有陛下你才能夠營織出來。”

陳萍萍輕輕地撫摸著輪椅光滑的扶手，歎息說道：“尤其是關於神廟來人的事情，我直到現在，依然沒有想明白是為什麼，為什麼神廟會按照你的計劃行事。”

“或許是因為你們的目的地本來都是一樣的，都想讓她這個傲立於世地角色，悄無聲息地被抹掉。”陳萍萍微諷看著慶帝。

慶帝沉默許久，沒有反駁這個推論，隻是溫和笑著說道：“你這老狗，一生都在想著如何害人，要想清楚這些事情，並不是什麼難事，朕隻是從來沒有想到，你會對此事一直念念不忘。”

“然而。”他加重語氣說道：“朕...沒有殺她。”

“是的，你沒有殺她。”陳萍萍笑了起來，笑地極為怪異，“我們偉大地皇帝陛下，當然不會親自動手，殺死對慶國有再造之恩的那個女子，你當然不會殺死幫助老李家坐上龍椅地大恩人，你當然不會殺死自己心中最愛慕的女人，你當然不會殺死自己兒子的親生母親。”

“血是很難洗清的，你當然不會讓血流到自己的手上。”陳萍萍的眉頭皺的極緊，聲音從胸膛深處逼了出來，寒意逼人，“你的雙手依然潔白，你永遠是無比的光明正確，手上有血的隻是龍椅下麵那些愚蠢或是暴戾的人們...”

“我們替她報仇，掃蕩幹淨了慶國內所有的頑固王公貴族，那一夜京都流了多少血？那個夜裏，皇後和太後所有的親族被殺光，你是不是笑的很快意？”陳萍萍幽幽問道：“所有的光耀灌注入你的身體，所有的黑暗與無恥歸於你的臣下和親人，世界上，沒有比這更美好的事情了。”

“你當然沒有殺她。”陳萍萍抿著唇，一麵輕聲咳著，一麵緩緩說道：“因為你從來沒有動過一根手指頭...尤其是老秦家死後，世上再沒有任何人知道當年黑暗中的一切，沒有任何人有證據，說是陛下你親手操控了太平別院血案。”

“然而...”這位坐在黑色輪椅上的老跛子微諷地搖著頭，“你永遠說服不了你自己，也說服不了奴才我，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...二十二年前，你親手殺死了她，殺死了一個偉大的...不，就是一個剛剛替你生了兒子，處在人生最虛弱時刻的孤獨的女子。”

“人世間最卑劣與無恥的事情，莫過於此。”陳萍萍說完了最後這句話，整個人的身體都顯得疲憊了起來，靠坐在黑色的輪椅上，緩緩閉上了雙眼。

皇帝也緩緩地閉上了雙眼，一直平靜的麵容顯得有些蒼白，他沉默許久之後輕聲說道：“不錯，是朕殺了她。”

旋即，他睜開了雙眼，眼眸裏一片平靜與肅然，說道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